

# 荷塘秋色冷趣生

◆ 李笙清

自小在水乡长大,在我的印象里,荷塘最美的景致莫过于盛夏——恰是杨万里笔下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盛况。夏日暖阳下,南风吹拂中,层层叠叠的荷叶间,荷花似多情少女,羞答答尽显妩媚袅娜,尽得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”的意蕴,令人心驰神往。而秋天的荷塘,尤其深秋时节,荷叶残败、荷花凋零,莲实难寻,在秋风萧瑟的肃杀中,总觉得少了几分韵味,不由得让人想起南唐李璟“菡萏香销翠叶残,西风愁起绿波间”的伤感词句。直到近日赏读近代著名书画家陈衡恪的一幅秋日荷塘画作,我的思绪陷入悠长遐想,对秋塘的认知也悄然改变。

陈衡恪的《秋塘冷趣图》纵87.5厘米、横46.5厘米,纸本设色,右下方题有“荷塘冷趣”画名及“槐堂朽者漫画”题跋,钐“师曾”朱文印。画面构图简练,四枝荷梗交错出水,高低错落;三枝亭亭玉立,一枝弯曲垂伏。最长的荷梗上,一片宽大荷叶虽仅露半幅,却奋力舒展,宛若荷塘伸出的臂膀,以满腔热忱拥抱自然与秋日诗意;略矮的一枝荷梗上,荷叶已然破裂,暗合岁月沧桑;另一枝顶端的莲蓬虽在季节交替中日渐萎缩,莲子尖却清晰可见,朝天而立,昭示着生命的律动;还有一枝从上部弯折却未断裂,硕大的荷叶如收拢的伞,深情伏向水面。荷叶下方,几条游鱼自在嬉戏,仿佛回应着荷叶的依恋。作者特意在这枝将断的荷梗上绘一只栖息的水鸟:尖利爪子紧抓荷梗,翅膀收敛,尖嘴紧闭,双目圆睁,注视着水里的游鱼——似羡慕鱼儿的无拘无



■ 陈衡恪的《秋塘冷趣图》

束,又似伺机而动,静待捕食良机。水面散布的小荷叶,宛若灵动的音符,暗合李商隐“秋阴不散霜飞晚,留得枯荷听雨声”的意象。整幅画虚实相生、意境深远,层次分明且富有力度,极具艺术感染力。

陈衡恪,字师曾,号朽者、朽道人,其所居被命名为“槐堂”。1876年,他出生在祖父陈宝箴湖南辰沅永靖道官署。陈衡恪自幼喜爱荷花,相传6岁那年夏天,他随祖父乘轿游湖,见荷花盛开,竟在轿板上用手指画荷,自此开启习画之路。他无师自通,全凭写生积累,诗、书、画、篆刻皆精,其著作有《中国绘画史》《中国文人画之研究》《文人画之价值》等,传世作品包括《陈师曾先生遗墨集》《槐堂诗钞》《陈师

曾先生遗诗》等。

陈衡恪以荷塘为题材的作品颇丰,在他笔下,含苞、初绽、怒放与枯败的荷花,皆风姿天成、情趣独具。这幅《秋塘冷趣图》简朴大方,以空衬实、大胆留白,寥寥数笔便勾勒出由荷梗、荷叶、莲蓬、水鸟、游鱼构成的秋塘景致,繁而不乱、娴静明朗,以写意为主、工笔为辅,尽显深秋的萧瑟与深沉。干枯的荷梗或瘦或粗、参差不一,却大多挺立向上;干瘪的莲蓬仍留存着对生活的向往,荷梗上的浓墨点染看似随意,实则错落有致、笔力遒劲,尽显苍劲之态。荷叶叶脉或枯黄翻卷,或残损撕裂,古拙中透着晚秋的露白风清。尤其是那枝弯而不折的荷,哪怕叶片枯萎凋残,却仍能迎来充满生机的水鸟——笔墨间尽显生命的坚韧,将本易引人悲秋的景象,转化为昂扬向上的刚强气概。

“坐看飞霜满,凋此红芳年。”秋日荷塘虽无盛夏的美艳繁华,不见绿叶红荷争奇斗艳,少了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的舒旷柔美,无清风荷香相伴,也缺了王昌龄“荷叶罗裙一色裁,芙蓉向脸两边开”的诗情画意,但它开阔深远的意境与“残叶残干尚带香”的寓意,却给人诸多启迪。让人顿悟:荷花的初绽、怒放与凋零,皆是生命的必然历程,每一个阶段都充满力量、催人奋进。尤其是画名中的“趣”字,堪称点睛之笔——在水鸟的凝望与游鱼的嬉戏中尽显生机,萧瑟秋塘里,莲荷幽美相对,水鸟与游鱼一静一动、相映成趣,再配上古拙雅致的题款书法,更添无限生趣,让人在品味画作文化内涵与精神意义的同时,思绪万千、浮想联翩。

## 笔洗中的“多子多福”

◆ 姜连生

笔者藏有一件童子枕石榴霁蓝釉笔洗,长15厘米、宽10厘米、高9.2厘米。笔洗正面,一个胖乎乎的童子端坐于石榴树枝杈间:头顶留着一撮毛,方面大耳,胸前系着肚兜;右腿自然弯曲倚在枝上,左腿屈膝后伸,呈悠然坐姿。他右臂弯曲,侧身歪头枕于一颗大石榴上,双目紧闭,酣睡之态生动传神。再看笔洗左侧的硕大石榴花,及背面中间挖空后露出的三排石榴籽,便知这件笔洗本是依大石榴形制雕琢,中空处恰为盛墨之用。右侧伸出几片镂空石榴叶与一枚花苞,虽花苞略有残缺,却更添古朴韵味。细赏此器,构思奇巧、工艺精湛,意趣盎然。

据载,中国正宗石榴产自临潼,此地亦是中国石榴文化的发源地。关于临潼石榴的起源,流传着一段神话传说:女娲炼石补天时,一块红宝石不慎遗落在骊山脚下。某日,安石国(丝绸之路上的古国)王子打猎途中,发现一只濒临冻死的金翅鸟,急忙将其抱回宫中悉心照料。金翅鸟痊愈



■ 童子枕石榴霁蓝釉笔洗

后,为报答救命之恩,不远万里衔来骊山脚下的红宝石,置于安石国后花园。不久,宝石生根发芽,长成一株花繁叶茂的奇树,世人赐名“安石榴”。

汉代,石榴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,最初栽植于上林苑及骊山温泉一带。西晋时,石榴赋盛行,潘岳在《安石榴赋》中盛赞:“榴者,天下之奇树,九州之名果。”南北朝时期,石榴诗应运而生。自古石榴便是吉祥之物,象征“多子多福”:唐代流行结婚赠石榴的礼仪,“石榴仙子”的传说亦广为流传;宋代盛行“石榴生殖崇拜”,石

榴主题的对联、谜语风靡一时,古人还以石榴籽粒数量占卜科举上榜人数,“榴实登科”的典故就此流传,寓意金榜题名;金元时期,“石榴曲”成为流行曲目;明清之际,中秋恰逢石榴上市,便有了“八月十五儿圆,石榴月饼拜神仙”的民俗。

石榴雅称众多,如沃丹、安石榴、若榴、丹若、金罍、涂林、天浆等。“丹”为红色之意,石榴花虽有大红、桃红、橙黄、粉红、白色等多种色彩,却以火红色最为常见,故而留给世人热烈绚烂的印象。农历五月是石榴花盛放的时节,因此五月又雅称“榴月”。在明代插花“主客”理论中,榴花被列为“花盟主”,栀子、蜀葵、孩儿菊、石竹、紫薇等则为“花客卿”或“花使令”,足见古人对石榴的推崇与喜爱。

传统吉祥画中,《榴开百子》《三多》《华封三祝》《多子多福》等均石榴为核心元素。此外,石榴的色彩被认为有驱邪之效,民间也有“榴花攘瘟剪五毒”的说法,因此石榴亦是辟邪趋吉的象征。

## 白羽翩跹映东滩

◆ 原野



在多姿多彩的鸟类世界里,我唯独对白鹭情有独钟。它的优雅身姿令我心醉神迷。

早年我曾到访崇明东滩,这片镶嵌在陈家镇东旺路的湿地,毗邻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,是长江口的大型潮汐滩涂湿地,更是许多鸟类种群栖息繁衍的天堂。踏入湿地,仿佛闯入梦幻之境:广袤滩涂上水草摇曳、波光粼粼,各种鸟类自在栖息觅食,而白鹭便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。它以优雅体态与纯白羽毛闻名,宛如素衣仙子翩翩起舞。白鹭分布广泛,从温带到热带皆有踪迹,在中国多见于长江以南,对栖息地要求严苛,唯有生态良好之地才能赢得它的青睐,因此也成为生态健康的指示物种。

夜晚入住度假村的森林小木屋。木屋被葱郁林木环绕,宛如童话城堡。第二天一早,晨光如金色丝线穿透叶隙,洒在屋顶勾勒出斑驳光影。此时,清脆悠扬的白鹭啼叫声传来,成群白鹭在天空穿梭:时而展翅高飞,时而低空盘旋,仿佛在诉说着生命的故事,让人沉醉其中。

这些温暖的记忆,催生了我创作《东滩见白鹭》的灵感。我挑选随形麻梨木作底板,木材纹理镌刻着岁月奥秘;再购入3D打印的白鹭模型,形态逼真;最后采摘蝴蝶湾的芦花与干草作配饰,为作品注入沧桑韵味。

当所有元素组合,立体画面跃然眼前:高低洼地是鸟类的觅食栖息之所,芦花随风摇曳,白鹭或低头觅食,或振翅欲飞,尽显生命活力,将东滩之秀美与白鹭之优雅定格在方寸之间。

白鹭不仅是大自然的美丽风景线,更在文学殿堂留下浓墨重彩。杜甫笔下“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”,勾勒出它的灵动身姿;郭沫若散文《白鹭》中称其为“精巧的诗”,让白鹭成为美的象征,在文学的天空中闪耀着永恒的光芒。

《东滩见白鹭》再现了上海的生态之美。东滩湿地作为候鸟迁徙驿站,每年吸引大量白鹭栖息,这片天然绿洲与城市繁华形成鲜明对比,印证了上海在现代化进程中对生态保护的重视,正是“城市与自然共生”的生动缩影。

## 瓷上菊花独自芳

◆ 彭宝珠

秋风送爽,菊香满庭,景致美不胜收。菊花多呈黄色,故有“黄华”“黄英”“黄蕊”等雅致别名。它于寒露时节傲然绽放,在霜风凛冽中独揽秋韵。郑思肖《寒菊》中“宁可枝头抱香死,何曾吹落北风中”的名句,赞颂其坚贞气节;陶渊明钟情于菊,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“秋菊有佳色,裛露掇其英”等诗作流传千古,至今脍炙人口;元稹亦以“不是花中偏爱菊,此花开尽更无花”,颂扬其凌霜不凋的坚韧。此时细赏珐琅菊花纹执壶上的菊影,更添几分雅趣,别有韵味。

在古代陶瓷制作中,菊花是常见纹饰。碗、盏、钵、盘等各类瓷器表面,都能见到菊花图案。菊纹还可以与松竹、梅兰、山石、禽鸟等元素搭配,衍生出“岁寒三友”“四君子”等纹饰,或构成“花鸟图”“博古图”等雅致画面。作为中国人喜爱的吉祥纹饰,菊纹寓意高洁品质与吉祥长寿,欣赏这类瓷器,既是视觉的享受,亦是心灵的熏陶。

这把珐琅菊花纹执壶为清代乾隆年间宫廷造办处所制,现藏于故宫博物院。执壶高9.1厘米、口径6厘米、腹径10.1厘米、足径6厘米,壶体方形带圆角,配弯曲细长的壶流与圆环执柄。壶身四面凸起菊瓣纹,其上绘大朵盛开的菊花,花瓣以渐变珐琅料绘制,层层叠叠,意蕴悠长。壶身还饰有折枝菊花纹,或含苞待放,或肆意舒展,尽显秋日丰姿,采用深蓝、明黄、绛红三色珐琅料交替上色,色彩明快。壶盖顶面绘放射状大朵菊纹,壶柄与壶流则饰小朵团菊,整体



■ 珐琅菊花纹执壶

布局疏密得当,笔触细腻工整,色彩浓淡相宜,尽显菊花傲岸风骨。执壶足内施白釉,中央以蓝色珐琅料绘双圈方框,框内竖书“乾隆年制”四字楷书款,笔画工整、间距均匀、釉色纯正,彰显出18世纪中国画珐琅工艺的巅峰水准。

珐琅瓷是清代皇室自用瓷器中最具特色的品类,亦是釉上彩瓷中最为精美的品种。从康熙时期的浓重庄重,到雍正时期的清淡素雅,再到乾隆时期的精密繁复、雍容华贵,这种极具异域风情的彩料在瓷器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,融合了中西方风韵。这把珐琅菊花纹执壶,便是乾隆御瓷华贵气韵的绝佳见证。

秋日菊花虽不及百花香浓,却卓尔不群。杜甫“寒花开已尽,菊蕊独盈枝”的诗句,道尽其美好与不俗。自古以来,菊花备受赞誉,诗人吟咏,画家挥毫,更有匠人将其用于瓷器彩绘,为器物平添艺术色彩。这把珐琅菊花纹执壶,正是菊纹瓷器中的杰出代表。